

泉水叮咚入梦来

与“泉”相关的名字，总是充满泉特有的灵性与魅力。下泉便是如此。还没去过下泉，便听过下泉的乡音，老人、孩子，男人、女人，一开口都是“炸啊、聂啊……”，嗓音清脆，韵律悠长，空灵婉转，独特的腔调赋予它们独特的魅力，尖声细气的话语从主人喉间转过几道弯再传进对方耳膜，像绵柔慈糯的歌调。乡音如泉，这是下泉人的标签。

到下泉，最先要去感受的是这里的泉水。以泉命名的村庄，泉自然是充沛的。果不其然。

巍峨青山环绕着村庄渐次铺开，时值酷暑，入伏头一天，我见识过身边多数留不住水的溪床干涸成标本，而这里沿途的大溪小溪都是载着饱满的清泉或欢快或腼腆地流淌，静谧处是一块镶嵌于四野的碧玉，湍急处被揉碎的阳光散作鳞鳞金斑。小溪两侧，古朴的巨石被岁月镀上了黝黑的底色，墨绿的苔藓不紧不慢地在上面繁衍生息。缝隙处，藤条草木恰如其分地寻找自己的位置，安居乐业。微风处，那些脖子长胳膊长的枝条叶条轻舞飞扬，偶有调皮的家伙扭啊扭的直把腰身垂进水面，学着蜻蜓点水的招式临水自照，正在臭美呢。两只白色的蝴蝶路过，停在一片叶上，亲吻草木的馨香，我掏出

手机蹑手蹑脚还没来得及拍下它的模样，它就拍拍翅膀飞走了。难得，如此燥热的天气，临水而生的物种里，都还有如此逸致。也许，一方好水不仅仅只滋润人吧。

我坐在溪边，任一股凉气冲来与我相拥，全身疲惫欲炸的细胞得到安抚，全都温驯了，鼻尖被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气息萦绕，若非要说，我只能说是“仙气”，因为它让我于盛夏处突遇清凉，让我安逸，让我沉醉。

下泉村孔姓人居多，据说他们都是孔子嫡系后代。孔子雕像位列祠堂众多祖宗牌位正中间，受世代族人虔诚祭拜。壁栏上“热血报国者众，廉政从教人多”的系列名单，既是铿锵庄严的誓词，又是族人的骄傲与荣光。

“楼下新屋”，实则是间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屋。这是著名艺术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孔奇老师的老家。一进两重带天井的宅院，室内多是木质结构，雕花镂刻，留下不少精致的印迹。屋外马头墙的雄风依在，只可惜屋内断壁残垣却是另一番风情。房子养人，人也养房子。人走屋空，没有人滋养的房屋就像看不到希望的老人，眼睛里多半流露着绝望与沮丧。一束光影穿过天井照在地面上，与潮湿黯黑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。顺着那束光，我看到很多飞舞的尘埃，它们都在拼

命翻腾，或许，是想越过屋顶抵达一片更加明媚的天空。假以时日，老屋遇到怜惜它的主人，经修葺一新，重新抖擞地呈现在人们视野里，会不会，又有一代国家级大师人物从这里走出呢？侧房，瓦片散尽，裸露凌乱的房梁沉默不语，像在回应，这，是个谜。

相比之下，醉卧溪头百年不倒的枫杨，却是另一番风景。一百多年前，或许是风吹过来一颗种子，又或许是哪位高人为它选了这个好址，怀揽一溪碧水，背靠阳光，四野宽阔，不缺阳光雨露，尽管深情地把根须扎进村庄的深处，用根须紧紧拥抱村庄；尽管蓬勃地舒展身姿，用阴凉紧紧拥抱村民。历经百余年，它见证村庄各种变迁，早已物是人非，只它依然繁茂。据说，枫杨能活千年，且死后千年不倒，倒后千年不枯。村庄还有几千年的时光，可待它守候。

村里有很多古朴的风景，散发年代久远的味道。归来数日，我脑海里始终浮现这样一幅画面：一个老人，挑着两袋比他人还要大的行李，在小店门口候车。旁人关切地说：“家里东西都搬空了吧？就差把这老房子也搬到县城里去了啊！”老人在城里，应该有美满的家，有幸福的晚年生活，泉水叮咚的家园，注定只能拿来怀念了。

一颗流星划过夜空

■许爱琼(嘉鱼)

1934年秋天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辆卡车开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，车上跳下一群宪兵，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，如黑夜里的魅影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监狱看守班长打开一间牢房的铁门，喊道：“李文卿出来！”这声音像一簇毒箭，刺破了阴森森的监牢。看守班长面目狰狞，像极了一条扑向人群的恶狗。遍体鳞伤的李文卿从噩梦中惊醒。他从潮湿的地上，缓慢地移动身子，靠墙坐起，然后笔挺地站立。他太熟悉这条恶狗的声音了，只要它一叫唤，就会有狱友永远地离开人世！他意识到自己这一出去，就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他决定最后教训一下这个最凶残的看守班长，为难友们报仇雪恨。

他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向监狱大门走去。“李文卿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那条恶狗凑到他身边，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冷笑声。他突然奋力冲了上去，双手举起锁链，朝着看守班长的头部狠狠砸去，一下，两下……满头是血的看守班长，抱头鼠窜，狼狈不堪。众宪兵慌忙蜂拥而上，扭住了李文卿。监牢里所有的狱友都醒来，他们为他的壮举而欢呼。他面带微笑，从容地穿过长长的阴冷潮湿的监狱走廊。他一路振臂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这铿锵、激昂的呼声如一股铁水流向空荡荡的监狱，令反动派们胆战心惊，鼓舞着狱友们继续与敌人作最坚决的斗争。他们握紧铁窗，眼含热泪，默默为他送别！

车子驶出宪兵司令部，驶入无边的黑暗。黑暗之中，有冷风袭来。他不觉得寒冷，反而有一股暖流莫名地溢满他的周身。因为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想到了他遥远的家乡！

1902年12月30日，他出生在湖北省嘉鱼县马鞍山龟山村一个农民家庭。村庄背靠长江，山水相依，一派江南好风光。

“五四”运动的思潮风起云涌。在家乡读私塾的他深受其影响。他读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也读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，常常与同学谈论救国之道。他才思敏捷、文采斐然，教书先生害怕他日后给学校招来麻烦，忍疼割爱，劝他退了学。退学后，他在家乡龟山村办起了蒙馆，一边教书，一边探求革命真理。

1924年，他从乡下来到了嘉鱼县城，在县城东街租赁了两间房子，开设“楚家旅社”，后来又改名“集贤客栈”。以旅社老板的身份作掩护，组织城乡青年集会，传播马列主义。1925年初，由中共武昌地委特派员刘子谷介绍，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嘉鱼县的第一位中共党员。

1926年8月底，北伐军第八军进驻嘉鱼，他组织百余船只，协助北伐军连夜渡江，攻打汉阳。11月，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部展开激战，他受党的派遣，奔赴江西前线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二十二团二营党代表。1927年5月，因国民党“礼送共产党回武汉”，他被送回了武汉。党指示他留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。

1927年8月，他受省委党组织委派，回到了嘉鱼，组织领导鄂南秋收暴动。9月9日，他和吕金城、龙从启、徐则夫等一起，率领赤卫军战士及农协会员3000余人，分三路进攻米埠街，发起著名的“米埠暴动”。起义军拿下米埠后，拆碉堡，毁教堂，将没收的粮食和钱物分发给贫苦农民，处决了欺压百姓、作恶多端的劣绅蔡振发。

最后，鄂南秋收暴动以失败而告终，白色恐怖笼罩着嘉鱼，敌人到处悬榜通缉他。上级党组织派他再次前往南昌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二十二团政治指导员，参加第二次北伐。

1928年6月，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做地下工作，任上海法南区共青团委书记。不久，他被捕入狱，被关押到提篮桥监狱。

1930年的冬天，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。之后，中共江苏省委将他派往徐州，担任中共徐海蚌特委军事委员，负责津浦、陇海铁路工人运动。他以上海监狱学到的木匠手艺为掩护，到徐州铁路局车辆修理厂当木工，组织工人集会、罢工，引起国民党徐州当局的怀疑。他再次被捕。敌人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，只得将他再次释放。

1932年的冬天，因叛徒出卖，他第三次被捕入狱。夜深沉，南京雨花台阴雨绵绵。李文卿昂首挺立，遥望家乡的方向。一阵枪声穿透了黑夜，一颗流星划过了夜空。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这高亢的呼声响彻云霄。殷红的血染红了雨花台，染红了南嘉的山水！

惯性思维

■王战强(通城)

夜晚出门，心里正想着心事。出电梯，见走廊漆黑，重咳一声，眼前一亮。

走出楼外，又是一片漆黑。重咳一声，还是黑；再重咳一声，仍然是黑。抬头，望见天上乌云密布，没有星星没有月亮，只有附近高楼大厦的窗户里透出点点亮光。这才意识到，已经是户外，没有了感应路灯——暗自发笑。

这就是一种惯性——思维的惯性。因为我们的精力过于集中，思维还在原来的情景中，没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虽然双脚在机械的交替迈动，但是思维并没有感知身外的变化。

想起一个故事来。有两个好友，相处多年。朋友甲经常给朋友乙送礼物，吃的用的穿的，反正只要有好的东西一定是两个人来共享，朋友乙也乐于消受，并不拒绝。只是开始还有些扭捏，似乎不好意思。后来不再推辞，但每次都有“谢谢”二字；再后来，既没有推辞，也没有“谢谢”二字，一切似乎都顺

理成章、理所当然了。有段时间因为一些原因，朋友甲没有给乙送任何东西了。朋友乙便问朋友甲：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？脸上显露出些许的不悦。这时候朋友甲才醒悟过来，在心里暗暗问自己，难道过去给朋友的馈赠都就成了应该的事情，而不给倒成了不正常的事情了？

这也是一种惯性。这种惯性把正常的东西变成不正常，把不正常的东西变成了正常。

想起物理学中的惯性，机械的惯性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。比如在手摇柴油机的时候，因为惯性的存在，才使我们能够省力。比如汽车在前进时，因为惯性的存在，才可以让汽车滑行而省油。还有投掷、抛物都离不开惯性的作用。可是，也正是由于惯性，才使我们在需要刹车时，因为速度太快，惯性太强而制动力不够或者制动时间太短而出现险情。

惯性本身没有好坏对错之区别，关键是我们如何去认识，怎么去看待和处理。生



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如这惯性，其本身是没有性质区别的，其最终的结果，取决于我们认知的角度和处理的方法。不同的认知，不同的处理，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。

我很有感触的把这些故事讲给儿子听。儿子哈哈一笑说：我希望您对我的爱一直惯性下去，千万不可制动！

■周瑞云(赤壁)

刚出锅的爆米花香脆柔软，入口即化，满口流香。爆米花容易回潮影响口感，妈妈常用瓷坛、土罐和塑料袋密封贮藏，过年拿出来招待客人，可口如初。儿时最爱吃妈妈的“爆米花糖块”，她把熬好的红苕糖与爆米花、芝麻、花生等拌和加热倒入四方形木盒压紧压实，再用刀切成一个个小方块，成为香甜爽口的爆米糖块。那时，农村难得见到点心糖果，爆米糖块深受我们喜爱，每当肚饿和放学回家总要吃上几块。

冬日里，我们常常提着铁丝与油漆罐改制的烤火罐串门，邀约三五好友一起玩耍，变着法子弄吃的，火烧玉米是“拿手好戏”。经常把几粒玉米丢进火罐烧烤，待玉米炸裂露出米花时用棍子挑出放进口中，满口生香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和时代进步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，满足不同人群口味的各种爆米花应有尽有，一应俱全。有的为了味道更诱人、色泽更艳丽，还加入奶油、香精、色素，人为打造“美味爆米花”。独特的个性口味配上香脆的爆米花，入口充满整个味蕾，让人尽尝香脆口感，印象深刻。

不知是因为自己喜欢怀旧的原因，还是个人习惯的问题，我却更加怀念儿时那原汁原味的爆米花味道。

爆米花

家乡把“爆米花”称为“爆谷米”，其制作方法有纯手工操作和机械高压爆制两种，主要原料通常有大米、小米、玉米，辅助材料有柴火、糖精、食盐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农村物资匮乏，人们成天为温饱问题犯愁发愁，零食点心无异于奢侈品，可望不可及。为饱口福，妈妈常在农闲时节自制“阴米”、“炒阴米爆米花”、“压爆米糖块”。“阴米”不能在太阳底下曝晒，只能慢慢阴干，故名“阴米”。“阴米”制作方法独特，先将糯米精选除去杂质，用清水浸泡，捞出沥干后装锅蒸煮熟透，把糯米饭均匀撒在竹晒垫上，放阴凉通风处阴干至表面无水分且稍有硬度时，洒少许食用油，拿手轻轻揉搓至每粒米上面沾上一层油，同时搓开粘在一起的米粒，继续阴干至完全干透即成。把干净的黄沙放锅中炒热，然后倒入阴米，手拿竹枝丫捆扎成的小帚子不停搅拌，阴米瞬间膨胀变白，变身为爆米花。

爆米花机则是利用蒸汽原理，把爆米锅放在火炉上滚动均匀加热，随着温度不断上升，锅内气体压强增大，米粒变软，水分变身蒸气，当突然开盖，锅内气体迅速膨胀，米粒内外压强差变大，瞬时爆开米粒，即成爆米花。

小时候，每到冬季常有师傅挑着锅、炉

等设备来到村湾晒谷场制作爆米花，也是我们小朋友最为开心的时刻。只见师傅头戴一顶旧草帽，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汗珠，一边笑眯眯地吩咐大家按先后顺序排队等候，依次进行。但总有“调皮鬼”不遵规守矩，稍稍挪动位置，偷偷插队，惹来“申讨”声一片，重新打回“原形”，乖乖等候。当轮到自己时，每锅爆米花交加工费一元，如添糖精另收五角。如果手头一时拿不出现金，就用鸡蛋、大米折算支付。师傅熟练地把火炉上形似葫芦状的铁罐翘起一端，打开顶盖，倒进大玉或玉米，顺手拧紧铁盖，放回火炉架。一边往炉内添上柴火，手拉风箱；一边不停地转动“铁葫芦”，并时不时瞄着摇把上温度表的压力指数。片刻功夫，锅内温度升高，压越来越大，爆米花即将出炉。

只见师傅手脚麻利地从炉上抬起“铁葫芦”旋转半圈，将锅盖对准早已准备好的长布袋口，手脚并用，右手拿钢管套筒插入锅顶盖开关，左手握紧摇把柄，右脚猛踩套筒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爆米花喷涌而出，瞬间胀满布袋，一股稻米香味顿时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这时，有的小孩赶紧钻进大人怀抱；一些胆子小的赶紧双手掩住两耳，后退几步；胆大的趁师傅开袋时偷偷抓一把塞进嘴里，飞快地跑开……